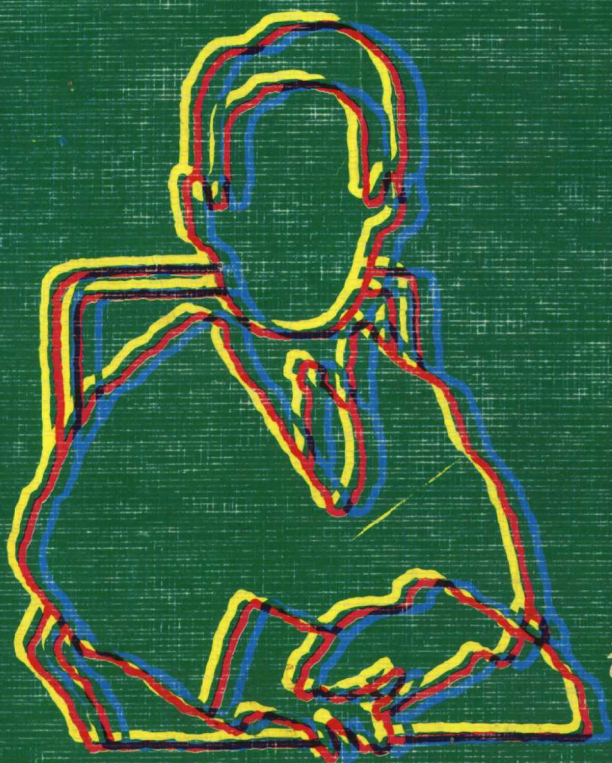


談叢學文新



司馬長風

談叢學久新

風長馬司

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文學叢談

一九七五年八月初版

作者：司馬長風
出版：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及：香港萬宜大廈335室
發行：電話：5-244627
印刷：信義印刷公司

定價港幣八元正

序

少年時代熱愛過文學，在古城北海公園旁邊的國立圖書館裏，曾飽吸中西文學名著的芬芳，那一段日子使文學在生命裏生了根。

進入青年期受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教誨，努力轉了方向，擱置了文學，鑽入社會科學和政治思想史裏去，……繞了一個大圈子，到了中年文學興趣又古靈精怪的回來了。

一九七三年偶然被拉去爲一文學前輩代授「現代文學」的課程，不由得把所讀、所寫、所想的，有系統的整理一番；豈不知經過這一番整理，給文學興趣帶來了第二個春天。竟越鑽越深而不能自拔了。

近三年來，在明報「集思錄」經常發表談新文學的文字，初時也只是排遣興趣罷了，去年三月起開始撰寫「中國新文學史」，態度較前認真，篇數也大爲增加；到今年三月止已近百篇，經挑選了九十篇，另加上幾篇談新文學的文字，承昭明出版社的美意編爲「新文學叢談」一書出版。這可以說是「集思錄」結的一個果實。

收錄在這裏的文字，與拙著「中國新文學史」的內容，絕少重同，在風格上，前者重趣味佚事；後者重實證知識；在內容上也多趣旨各異，正可互相補充。

序

本書共分四輯。

第一輯二十七篇，談一般性的新文學問題。如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文壇的掌故等等。概略的反映了從五四到三十年代末期，中國文壇的月影花香。

第二輯二十六篇，都是談作家的文字。談論最多的三位作家是郁達夫計有四篇，沈從文也有四篇，冰心則有三篇。談郁達夫的四篇文字，自以為在這二十六篇中用心最多，因為世人對他的誤解太深。

第三輯二十一篇，是談作品和刊物的。但並不全是冷靜的分析和鑒賞，例如「三讀『邊城』」實是一篇抒情文。自己最喜愛的是「『寶馬』的禮讚」和「新月的後繼刊物」兩篇。前者仰讚了瑰奇和偉大，後者鈎沉了人所不注意的隱微。

第四輯十六篇全是談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文字，從這可看出周氏兄弟在新文學史的特殊重要性。其中有兩篇是較長的文字，一是「始於吶喊·終於徬徨」，曾發表於明報月刊，是探討魯迅文藝思想的；二是「阿Q正傳名實不稱」則是筆者「阿Q正傳」再評價連串文字之一，而以這篇最詳細。

談魯迅的有十一篇，校讀這部份短文，彷彿重溫對他的了解歷程。「談所謂『匕首文學』」及魯迅不選沈從文「兩文是譴責；「魯迅的悲劇」及「壕下之戰」兩文則是同情。

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

目錄

序

第一輯

1	新文學的分期問題	一
2	新文學四大團體	三
3	作家南遷及影响	五
4	談文藝欣賞	七
5	人生派與藝術派	九
6	析「語言的藝術」	十一
7	「文學革命」三解	十三
8	傳統的白話文學	十五
9	回頭看卅年代文藝	十七
10	後放腳的新文學	十九
11	新文學裏的洋文	二十一

目錄

目錄

12	新文學與國語	二十三
13	奴婢文學的死胡同	二十五
14	「爲藝術而藝術」也不通	二十七
15	「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	二十九
16	新文學三層迷霧	三十一
17	讚「忠於地」的文學	三十三
18	文學絕非工具	三十五
19	沒有詩的時代	三十七
20	浙江人稱霸文壇	三十九
21	文學士不寫作	四十一
22	研究新文學之難	四十三
23	天才狂人隔層紙	四十五
24	與兩小友談文學	四十七
25	賀「南菁社」誕生	四十九
26	即興與賦得	五十一

27	「騾子話」的白話文	五十三
----	-----------	-----

第二輯

1	蔡元培的洋洋之風	五十五
2	胡適·民主·新文學	五十七
3	胡適的魯莽和固執	五十九
4	胡適批惱胡先驥	六十一
5	林琴南的新與舊	六十三
6	茅盾編才高文才低	六十五
7	冰心應隱的卓識	六十七
8	冰心作品的明暗	六十九
9	冰心七歲讀三國	七十一
10	聞一多評郭沫若	七十三
11	「創造十年」內幕多	七十九
12	郁達夫的頹廢與真誠	八十一

目錄

目錄

四

13	慾和愛的變換	八十三
14	三十年代的郁達夫	八十五
15	郁達夫與張資平	八十七
16	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	八十九
17	李健吾評沈從文	九十一
18	新文學史的縮影——讀沈從文的「向現實學習」	九十三
19	沈從文勸施蛰存	九十五
20	謝冰瑩與柳亞子	九十七
21	爲丁玲呼冤	九十九
22	曹聚仁自稱史家	一〇一
23	梁實秋出身「創造社」	一〇三
24	文壇上四兄弟	一〇五
25	聶華苓一路順風	一〇七
26	夏志清語重心長	一〇九

第三輯

1	概評「新文學大系」	一一一
2	大系裡而有鬥爭	一一三
3	稀奇古怪一部書	一一五
4	家——第一暢銷書	一一七
5	「子夜」有如「資本論」	一一九
6	老舍的「駱駝祥子」	一二一
7	三讀「邊城」	一二三
8	「革命前的一幕」	一二五
9	「寶馬」的禮讚	一二七
10	新文學第一首詩	一二九
11	「死水」與「死城」	一三一
12	何其芳早期的作品	一三三
13	李長之「文學史稿」	一三五
14	思果和他的「沉思錄」	一三七

目錄

六

15	徐訏的「三邊文學」	一三九
16	日譯中國新文學	一四一
17	談「魯迅書信選」	一四三
18	「文學季刊」小記	一四五
19	林紓長歌纏足苦	一四七
20	錢基博談新文學	一四九
21	「新月」的後繼刊物	一五一

第四輯

1	始於吶喊·終於彷徨——談魯迅的文藝思想	一五三
2	魯迅與「阿Q正傳」	一六四
3	魯迅斥革命文學	一七三
4	魯迅與秋瑾	一七五
5	魯迅是個老頑童	一七七
6	談所謂「匕首文學」	一七九

7	魯迅不選沈從文		一八一
8	魯迅與永井荷風		一八三
9	魯迅的悲劇		一八五
10	魯迅的「壕下之戰」		一八七
11	周氏兄弟的文章		一八九
12	周作人的文與人		一九一
13	周作人致徐訏書		一九三
14	周作人的另一面		一九五
15	周作人斥「順天時報」		一九七
16	周作人的初戀		一九九

新文學的分期問題

新文學發展的分期問題，本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重要問題，也是根本問題；從研究的成果說，恰當的劃分時期，原是研究現代文學史的一個目標；對一般讀者來說，則是了解新文學的一個綱領、一個尺度，具有「綱舉目張」之效。

這樣重要的問題，迄現在為止却没有得到應得的注意，當然也沒得到適當的解決。

大陸出版的新文學史，千篇一律，都依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基準，以政治尺度代替文學尺度，根本文不對題。例如王瑤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竟將前二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三七）的新文學史，粗略的武斷的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篇：偉大的開始與發展（一九一九——一九二七）一，第二篇：左聯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

誰也知道文學革命始於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談新文學史，這是公認的起點。而王瑤竟根據政治偏見：「中國新文學史既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將此略過（當然不是他心願如此，所以轉彎抹角也提及胡適及「文學改良芻議」），而新文學作品的誕生，則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一月號刊載胡適、沈尹默和劉半農三人的新詩；從該時

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已有人批新文學作品湧現。因此新文學史起碼應由一九一八年一月開始。從一九一九年開始，是削文學之趾，適政治之履，那是一萬個不通。

至於把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劃爲「左聯十年」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因爲「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何能將一九二八、二九兩年劃入「左聯十年」的階段？

筆者講新文學史，共劃分五個時期，誕生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成長期（一九二一——一九二八），收穫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凋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停滯期（一九四九——）。

在這裏要特別解釋的是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特別劃爲誕生期，基於下列理由：①該期間的作品，太幼稚、太蕪雜，必須劃分出來特加了解；蓋當時凡是敢用白話文寫文章，即算參加文學革命，即算是作家；與以後的作品和作家程度和格調都有很大距離；②一九二一年，北洋政府通令小學教科書改用白話；文學革命已獲得勝利，是一個自然的分水嶺；③一九二一年以後，中國新文壇才有職業作家及大量半職業作家的出現；這與誕生期僅有少數客串作家搞文學革命，截然不同。

新文學四大團體

提到新文學運動的團體，只談「中國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這幾乎已成了通說和定論；這未免失於粗略。據沈雁冰在新文學大系小說序言裏說，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個期間，文學團體風起雲湧，根據「小說月報」每期所載「文壇消息」來統計，全國即有近百個文學社團。雖然這些團體多數都壽命不長，影響有限，但是足可使我們了解當時百花齊放的盛況。即使單從組織規模和影響來說，在「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外，起碼還應該知道「新月社」和「語絲社」，其實這四個文學團體，對中國文學運動所留下的影響，實各有千秋。以徐志摩為中心的「新月社」，因「新月」雜誌（一九二七年創刊於上海）而知名，殊不知先有新月社，後有新月雜誌。據徐志摩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創刊始末」一文說：「我今天替創刊開場，不由得不起三年前初辦新月社時的熱心。最初是聚餐會，從聚餐會產生新月社，又從新月社產生七號俱樂部。……」可知新月社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新月雜誌停刊為止，差不多存在了八年。新月社的影響不限於文學，例如他們在新月雜誌上發表的談人權和自由的文章，曾是批判國民黨訓政、照耀那段歷史的冷月孤星。即在文學方面來說，新月派詩人實是中國新詩

的奠基人。文學革命時代，散文化的新詩到一九二三年已經中衰難以爲繼，自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聞一多、徐志摩等辦「晨報詩鐫」，重建了詩的格律、恢復了詩的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築美，才給新詩以新生命。最近讀何其芳「文學藝術的春天」，他身在紅朝做官，可是仍侃侃而談詩的格律，新月派的氣息躍然紙上，可見影響之深遠。

孫伏園及周氏兄弟所創辦的「語絲」（周刊），雖然不曾建立什麼團體，但是劉半農、俞平伯、馮文炳、林語堂等一輩作家則自成一無形的圈子，他們所倡導的文體，被人稱爲「語絲體」。與詩和小說比較，散文在新文學運動中成績最高、收穫最豐，而「語絲」則是第一份小品文雜誌。「語絲」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創刊，到一九三一年才停刊，存在了七年之久，讀者之多，影響之大，都非一般文學刊物所能及。以「創造社」來說，創造季刊辦六期即停刊。「創造週報」爲期也僅一年，「創造日」僅三個多月。創造社主要作家，除了郁達夫之外，文學創作生涯多到一九二五年爲止，前後不過三年多，一九二五年以後，他們打着文學招牌幹政治勾當，已不是文學產物了。對文學的影響和貢獻實在不如「新月」和「語絲」。

作家南遷及影响

坊間的現代文學史著，對於北伐（一九二六）前後，大批作家向南方遷移這件事，都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對於這件事所發生的巨大影响，也沒有好好的分析和說明。

在這次大南遷之前，中國文壇的重心本來在北京，南遷之後，則轉到上海。其後，北伐勝利，南遷作家雖然多數返回北平（一九二八年底北京改名北平），但是文壇重心並沒有隨着回來。

那次作家南遷，幾乎是全部一致的行動，連最「安土重遷」的周作人也遷到上海。他在「周作人自傳」中說道：「六年至北京任北大附屬國文編纂員半年，七月改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至於今日。其間唯張作霖大元帥時代離校一年。」

南遷的波浪，第一波由北京遷到長江流域，多集中於上海、南京、武漢三地；當時的作家多是教授兼作家，胡適之等跑到上海中國公學教書，梁實秋則在南京的東南大學教書，聞一多則去武漢大學教書，沈從文則先在中國公學後去武漢大學。南遷的第二波是從上海遷到福建和廣東。林語堂當時主持廈門大學，把魯迅、顧頡剛等都拉去教書。

郭沫若、田漢、成仿吾、張資平等創造社作家，最先去到廣州，後來參加了軍隊，隨軍北上；郁